



我的博士之路—— 當個現代的獵人

私の博士への道——現代の狩人として
My Study Process for the Doctoral Degree:
To Be a Modern Hunter

文・圖——吳國譽（台北市政府市長室主任研究員）

對的選擇是對的，錯的選擇也是對的，只有不做選擇是錯的。

我一直認為，人生是自己的，學會選擇也要學會負責，而人生的厚度是由無數個選擇所累積起來，要選擇軟爛還是選擇積極；選擇保力達還是選擇維士比，即使愛玩也是一種選擇，但擁有選擇的權利，就要為選擇的後果，盡負責的義務。

從山人到原住民族

我的祖父，在加入「高砂義勇隊」出征的時候，就對當時年僅6、7歲的家父留下一句話：「一定要讀書。」有知識才有力量，這成了我們家的家訓。我出生就被叫「山人」，小學一年級在花蓮縣光復鄉光復國小的時候，全校一半都是原住民族，之後轉學到了台北市，全年級近20個班，只有不到3名原住民族，當時還是嚴重族群歧視，甚至會因族群身分而被罷凌的年代，因此經歷了一段自我族群不認同的時期，很排斥自己被稱「山人」，甚至不願意當「山人」；1994年，就讀國中時，將「山胞」正名為「原住民」，「原住民」的稱呼才逐漸取代「山人」，直到念大學後，在2000年時才又正名為「原住民族」。

我在大學以前的國高中歲月裡，為了在都市裡升學，害怕因為原住民族的身分而被罷凌與歧視，所以要求自己五育表現都要比「白浪」更獨特、更卓越，若選擇在城市裡生活，專業表現不輸漢人，才不會在單打獨鬥的都會叢林裡被輕蔑，也培養起自己的世界觀：「原住民不僅是山海的獵人，也可以是現代社會的獵人。」也提醒自己，不要因原住民族的身分，而要求特殊的待遇，社會就是叢林，在叢林裡沒有野獸會向獵人投降，而獵人也不是永遠都勝利，要憑藉自己對



與博士論文指導老師合影。



2014年擔任了馬太鞍部落拉可林年齡階層會長。

多元遊戲規則的爛熟，擁有更寬廣與深厚的知識，文化表現上的更多元與大氣，擁有主人的態度與高度，才會讓異文化者尊重原本就是台灣這塊土地主人的少數族群「原住民族」。所以我立志是要贏得別人的尊重，而不是「要求」大家給予尊重。

因此我在政大讀大學時，除了書本，我選擇熱愛挑戰新鮮事物，當過系的文化盃指揮、系代、學生會新聞部長、學生議員、校慶晚會和金旋獎的主持人，也是自己畢業那年的畢業典禮司儀，同時也在校外的廣播電台上班參與節目的製作，曾待過中央電台、台北電台、Hit FM和寶島新聲，有充實豐富的大學生活。

博士之路的選擇

2008年以前，兩岸尚未直航，航班都需要經過香港、首爾或濟州島轉機。以香港轉機為例：台北飛香港1.5小時，轉機停留2小時，香港飛北京4小時，從離開機場提早check in到抵達後提取行李，就要花上約10小時，現在台北直飛北京僅需3小時。中國大陸距離台灣很近，同樣是漢語區，但因時空與文化的差異，

我在大學以前的國高中歲月裡，為了在都市裡升學，害怕因為原住民族的身分而被罷凌與歧視，所以要求自己五育表現都要比「白浪」更獨特、更卓越，若選擇在都市裡生活，專業表現不輸漢人，才不會在單打獨鬥的都會叢林裡被輕蔑，也培養起自己的世界觀：「原住民不僅是山海的世界人，也可以是現代社會的獵人。」



相互認識的程度卻很低。

當年碩士畢業後，想離開台灣換個環境，所以投件英國的學校與北京大學，經過權衡，到英國留學若未取得公費或獎學金，每年要花近台幣200萬，讀個博士要5年，可能就要花上1,000萬。而當時的北大博士班，一學年（兩學期）的學費則是15,000元人民幣，約台幣6萬，比在台灣念國立大學博士班的學費還便宜，但兩岸關係的詭譎，台灣公部門不一定認可中國學歷，這也是種選擇的風險。所以在錄取後，決定選擇去北大，去探索這很近的距離，卻是最陌生的環境，展開不一樣的人生體驗。



在北大，也感受到中國為什麼能夠在改革開放後，經濟的高速成長，學院裡的老師常說的一句話「如果你的論文，不能在現況下解決問題，就是垃圾」，這讓我反思，常常在臺灣看到的新聞報導或是論文，對於社會發生的問題，都是「政府要編預算、要修法」，所有的問題，都變成別人的問題。



受邀擔任台北市政府市長幕僚。

限，也難怪台灣向來對中國不甚了解，導致經常研判失準或過於偏頗。無論兩岸局勢發展方向如何，有知己知彼的經驗，有跨文化溝通的能力，也才能對對方動作進行精確的翻譯。

在入學體驗北大生活的當下，校園裡許多的景象讓我感到震撼，也帶給我許多的反思。北大有許多著名的景點，在世界百大大學中，極具特色。入學報到的那週，「各地狀元」由家人陪著，汗流浹背、大包小包又累又喜的排著人龍在各幢建築物前等著註冊、辦手續，感覺很像電影裡的場景。北大全校約36,000名學生，大學部14,000人。中國的大學錄取方式與台灣不同，台灣就是全台統一分發，而中國則是分成各省來分發，北大的中國籍大學部學生一屆約收3,000名，而這3,000的名額再分給各省。舉例來說：七千多萬人口，且種族多元的四川省，每年分配到北大大學部的名額僅約150人。中國的每個縣，平均三年才分到一名北大博士，所以在這裡的每位中國籍學生確實都是省裡的狀元，乘載著全縣的光榮與希望。北大校園的鏡園大草皮，每天清晨薄霧時刻，都一定有數名學生佔據這偌大草坪的幾個角，來回踱步的大聲朗讀外文。每天傍晚開始，無論頂著雨或雪，都有學生，捧著臉盆、穿著睡衣，前往不能調整水溫、沒有浴簾的開放式大澡堂

北大校園的體驗

我是首位入學北大的台灣原住民，2008年，北京舉辦奧運，也發生金融海嘯，世界一刻也不得閒。選擇離開台灣念博士班，主因是北大在學費或生活費上較親民，卻也意外開啟了不同的視野，到了北京，才開始惡補兩岸政治，畢竟在過去的人生裡，我關心藝文、族群與旅行更遠勝於政治，但中國的知識份子，似乎對統獨問題關心的程度遠高於我，常被追問之下，不得已就要惡補一下兩岸關係史。現在回頭來看，有過在中國的求學與生活經驗，能更了解對岸的想法與兩岸的差異，也發現台灣許多的兩岸專家，幾乎都是藉媒體、友人或是旅遊經驗來理解中國，田野調查最基本的蹲點經驗卻都付之闕如，對跨文化溝通的參與很有



參與行政院推廣部落輕旅行計畫。

洗澡，如此的經驗，讓我感覺像是瓊瑤小說裡，民國初年情境的再現，讓人難忘。

中國官方認定有56個民族，在校園裡會遇到各地、各族的學生，外籍留學生也不少，不只是歐美非，來自中亞的學生們更是讓我在文化認識上大開眼界，也認識到中國對全球開發中國家更是下足了功夫。在北大，也感受到中國為什麼能夠在改革開放後，經濟的高速成長，學院裡的老師常說的一句話「如果你的論文，不能在現況下解決問題，就是垃圾」，所以學生們都很會解決問題。這讓我反思，常常在台灣看到的新聞報導或是論文，對於社會發生的問題，都是「政府要編預算、要修法」，所有的問題，都變成別人的問題。而中國就是從這樣的氛圍中，利用現有的資源與法規，在夾縫中快速的成長，當成長過程出了問題與爭議才修法，台灣正好相反，一定要政府先修法，企業不能「偷跑」，所以很多的創新都無法實現。

人生就是要學會選擇與負責

期勉現代的原住民族青年，人生就是應該選擇在這社會叢林裡挑戰與打獵，無論是成為

年輕的部落傳統獵人，或是當個現代社會獵人，除了尊重傳統知識，也要適應發展現代生活，成為溝通多元文化的橋樑。多元文化的並存與共榮，對社會或部落都友善，不走向種族主義的極端化，應該是普世的共同價值。所以求學不該只是為了工具性的取得文憑，而是學會選擇怎麼面對世界與自己的人生。

路見不平可以拔刀相助是種好習慣，就像我無意間參選了2016年的立委選戰，看見社會的毛病，不該只是躲在人群中「噲聲」，就該跳出來捲起袖子解決問題，當然選擇一戰，即使失敗也沒關係。參戰也是一種選擇，需要鼓起勇氣，面對家人的反對與不解，甚至選戰過程如鄉土劇情般的灑狗血，這都是歷練，讓人生的厚度增加。答應被邀請入台北市政府服務，也是一種選擇，當首位原住民族身分的首都市長室幕僚，也更具歷練與挑戰。做什麼選擇都是對的，只有不做選擇是錯的。若失敗，跟我現在的老闆柯文哲市長一樣「Never give up」，跌倒了再爬起來就好。學會選擇與負責，不只選擇當原住民，也可以是個全球公民，當個現代的獵人。◆



拉黑子·阿民 吳國譽

阿美族，花蓮縣光復鄉馬太鞍部落出身。1981年出生，1999年聯招考取政大歷史系，並加入部落年齡階層組織（或稱青年會），2004年進入國立台北科大技職教育研究所，畢業並

取得教育學碩士；2008年入學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的行政管理專業，畢業並取得管理學博士學位。在2014年擔任了馬太鞍部落拉可林年齡階層的會長，更是「2014雲門流浪者計畫」的得主。